

西方语言学视野



Functional Constraints in Grammar
On the unergative-unaccusative distinction

语法中的功能限制

非作格—非宾格对立

[美] 久野璋 (Susumu Kuno) 著
[日] 高见健一 (Ken-ichi Takami)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方语言学视野

Functional Constraints in Grammar
On the unergative-unaccusative distinction

语法中的功能限制
非作格-非宾格对立

[美] 久野暲 (Susumu Kuno) 著
[日] 高见健一 (Ken-ichi Takami)

邵春燕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中的功能限制: 非作格-非宾格对立=Functional Constraints in Grammar: On the unergative-unaccusative distinction: 英文/(美)久野暉(Susumu Kuno), (日)高见健一(Ken-ichi Takami)著. —影印本.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9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100-6015-1

I. ①语… II. ①久… ②高… III. ①英语—句法—研究—英文 IV. ①H3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832号

Original edition: "Functional Constraints in Grammar" by Kuno, Susumu and Takami, Ken-ichi © 2004.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

著 者: [美]久野暉(Susumu Kuno)
[日]高见健一(Ken-ichi Takami)

导 读: 邵春燕

责任编辑: 陈晓辉

装帧设计: 蔡 彬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发行) 64015580(客服) 64033507(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12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5-558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文秋芳	方 梅	石 锋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朱庆之	任绍曾	刘丹青
刘振前	江 荻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柏令	李战子	吴海波
吴福祥	岑运强	何自然	汪国胜	沈 阳
张 博	张伯江	张德禄	陆丙甫	陆汝占
陈永明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姚小平
袁毓林	顾曰国	钱 军	郭 锐	高一虹
高立群	黄国文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彭宣维	董秀芳	程 工	程晓堂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冯胜利	朱晓农
刘勋宁	孙景涛	张 敏	张洪明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

民族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导读 功能与形式：对立还是互补？

邵春燕

1. Susumu Kuno与功能句法学

对语言的解释应当诉诸形式还是功能，构成了语言研究中两大主流派别——形式句法与功能主义的基础区别。形式主义将语言视为抽象规则和形式操作的结果，认为语言的解释需在句法层面实现；而功能主义认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形式服务于功能，是功能的载体，因此，应当从功能的角度理解语言现象。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学派所主张的结构功能可视为最早的功能主义理论。此后，又涌现出其他理论框架，如：Andre Martinet的功能句法学（Functional Syntax），Simon Dik的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M.A.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Robert Van Valin的角色参照语法（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另外，以美国加利福尼亚为中心的功能/类型学派虽就基本理念而言更强调跨语言研究，但在哲学取向上也可大致归入功能主义范畴（代表人物如：Wallace Chafe, Talmy Givón, Paul Hopper, Charles Li, Sandra Thompson, 等）。上述功能主义的具体主张虽有不同，但一致坚持对语言现象的功能解释，反对形式论。

哈佛大学语言学系退休教授Susumu Kuno（久野暲，1933— ）是功能语言学的支持者之一。他所提出的功能句法学（Functional Syntax）（Kuno, 1980、1987）作为功能语言学的分支，注重语言表达的交际功能，以功能为基础解释语言的使用。Kuno反对纯句法研究，指出纯句法取向忽略了非句法因素（如

语义、语用、语篇等），因此对某些现象的解释不可靠（Kuno, 1976、1980）。

但与其他功能语言学家不同，Kuno认为语言受功能和形式原则的共同制约，因此功能句法学与形式语言学在理论上并非截然对立。他接受相当数量的抽象的句法机制，并不主张功能分析取代形式句法，而是认为“至少当前形式句法所描述的部分内容应当转由语用或语篇（discourse）原则”来解释（O'Grady, 1988: 408）。具体来说，对一个语言过程而言，纯句法学家可以负责解释其中的句法内容，而功能语言学家则可以描述与句法互动的语篇部分。因此，功能句法学与生成语法并不冲突（Kuno, 1980）。

这一主张或与Kuno的学术经历有关。他在日本本土受业，后赴哈佛大学参加机器翻译项目，并于1964年获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退休。Kuno曾师从转换生成语法早期的追随者黑田成幸（Kuroda Shige-Yuki），受生成语法的影响，并运用其句法思想开展研究（Kuno, 1973a）。但在哈佛大学教授日语期间，他发现了移情（empathy）在日语中与句法互动的证据（Kuno, 1973b、1976；Kuno & Kaburaki, 1977），并将这一观点扩展到英语，提出移情的基本原则，认为移情可以弥补纯“句法解释的不足”（Kuno & Kaburaki, 1977: 630）。据此，Kuno发展出功能句法的思想，专著*Functional Syntax: Anaphora, Discourse and Empathy*于1987年出版，完善了移情的原则。该书较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其中移情的八原则在汉语研究中得到一定应用。

Kuno对纯句法学家屏蔽某些语言现象的做法表示深深的忧虑：

“纯句法学家在工作中受纯粹和严格的模式的约束，所以他们对不符合他们框架的现象往往视而不见……我个人对于过去十年句法研究的评价是：纯句法学家研究兴趣的焦点已变得越来越窄，他们所处理的语言材料也越来越少，因而他们所做出的概括也越来越脱离现实。”（林书武，1985: 14；译自Kuno, 1980）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Kuno在其先后出版的几部专著与合著中，搜集更广泛、全面的语料，分析生成语法的谬误（邵春燕，2007），运用功能句法的思想解释形式句法所忽略的语言事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此次原版影印的Kuno与Ken-ichi Takami (高见健一)^① (下称K & T) 合著的《语法中的功能限制: 非作格-非宾格对立》, 即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2. 本书的主要内容述评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简要回顾“非作格-非宾格对立”, 第二到第六章研究五个具体的语言结构 (construction)^②, 分别是: there结构、way结构、同源宾语 (the cognate object) 结构、假被动 (pseudo-passive) 结构和主语名词词组的成分外置 (extraposition from subject NPs) 等, 第七章为结论。本文将逐章评介。

K&T在第一章首先对“非作格-非宾格对立”及相关术语做了简要解释。从类型学的角度, 语言可以分为作格语言和宾格语言。若在某语言中, 不及物句的主语与及物句的宾语标识为相同的格——通格 (absolutive), 而及物句的主语标识为另外的格——作格 (ergative), 则该语言为作格语言, 或作-通格语言。如果某语言中, 不及物句的主语与及物句的主语都标记为主格 (nominative), 而及物句中的宾语标记不同的格——宾格 (accusative), 该语言即为宾格语言, 或主-宾格语言。

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之分。若及物动词的主语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采用相同的格, 则是宾格现象 (accusativity); 而如果及物动词的宾语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标注相同的格, 则构成作格现象 (ergativity)。

有些动词既是及物动词又是不及物动词, 这就涉及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用法的转换。如果在转换中, 某动词在不及物用法中与主语的语义关系等同于该动词在及物用法中与宾语的语义关系, 则该动词为作格动词。而如果某动词在不及物用法中与主语的语义关系等同于其及物用法中与主语的语义关系, 则该动词为宾格动词。如, 在 (1a) 的不及物用法中, 占据主语位置的the door, 同

① 高见健一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 (Gakushuin University) 教授。曾于1988—1989年间在哈佛大学访学, 由此开始了与Kuno的合作。

② 原文为construction, 主要指句子结构或形式, 并非构式语法中的construction (构式)。

(1b) 及物用法中占据宾语位置的the door, 与动词open处于相同的语义关系中, the door都承担相同的语义角色——客体/受事 (theme/patient)。因此, open是作格动词。在(2a)的不及物用法中, 占据主语位置的John与动词sing的关系, 等同于(2b)的及物用法中占据主语位置的John与动词sing的语义关系, John都是动作的主体 (agent)。因此, sing是宾格动词。

(1) a. The door opened.^①

b. John opened the door.

(2) a. John sang.

b. John sang a song.

不及物动词也可大致分为两类: 非宾格 (unaccusative) 和非作格 (unergative) 动词。非作格动词: ①在语义上表达意愿控制及自主, 带主体论元; ②表达身体功能, 主语为经验者。非宾格动词包括: ①带客体论元的动词; ②表存在或出现的动词; ③表时体的动词。Perlmutter (1978) 提出了非宾格假设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认为可以借助句法来区分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前者的论元是深层宾语, 只是在表层结构中才移到主语位置; 而后的论元在派生过程中始终是主语。非宾格假设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很多语言现象的研究之中, 如本书所关注的五个结构。但K&T却指出, Perlmutter (1978) 和Perlmutter & Postal (1984) 对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的区分是以主语的语义角色为基础的, 这种语义区别即使在高度理论化的句法框架中也得到应用, 因此可以说, 语义在形式句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pp. 11-12)。在余下的章节中, K&T运用大量的语料表明: 这五个句子结构不能作为非宾格-非作格的诊断句式, 其合法性独立于非作格-非宾格对立, 受制于其他语义、语用和话语因素。

第二章讨论there结构与非宾格限制。非宾格限制认为there 结构只能允准“表示存在或出现的非宾格动词。非作格 (和及物) 动词

① 导读中所有例句均由导读作者根据说明的需要从原文中选取。

不能出现”(p. 32)。如在(3)中,非宾格动词live和occur能够出现在该句式中,而非作格动词dance和laugh则不可接受。

(3) a. There once lived a king who had no ears. (存在)

b. There occurred a tragic event yesterday. (出现)

c. *There danced a young girl in the ballroom.

d. *There laughed several students during the lecture.

K&T 首先回顾了生成语法的分析,指出关于there结构的非宾格限制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①不仅非宾格动词,有些非作格动词也可出现在该结构中[如(4a)];②及物动词也用于该结构[如(4b)];③非宾格限制认为只有表达“存在或出现”的非宾格动词才能出现于there结构,而事实上不表达存在或出现的非宾格动词,如果句首有介词短语或句中有相关副词插入,其所构成的动-内there结构(inside-verbal there)也可以接受[如(4c)];④不表示“存在或出现”的非作格动词,如果句首出现介词短语,也可以出现在动-内there结构中[如(4d)];⑤非宾格限制将动-外there结构(outside-verbal there)置于讨论之外。

(4) a. There once ruled a king who had no ears.

b. There crossed her mind a most horrible thought.

c. Deep within him there smoldered an unquenchable desire.

d. Towards the party of tourists (there) swam a man in a wetsuit carrying a harpoon.

针对非宾格限制的上述问题,K&T从功能句法的角度进行解析,讨论了非作格动词、及物动词、表达“缺席、不存在”的动词以及观察者视角,提出了there结构的功能性制约条件:

There句中逻辑主语之前的语段若能被识解为表达其逻辑主语所指的“存在、缺席、出现或不出现”,则句子可以接受。而且,当句子具有呈现功能时,该结构所表达的存在、缺席、出现或不出现

需能为说话者（或说话者所代表的视角）所察知。

（p. 58）

据此，虽然功能性制约与非宾格限制都认为there结构表达“存在或出现”，但非宾格限制认为“存在或出现”的意义由动词独自决定，即：由单纯的句法因素——非宾格-非作格对立——来决定；而功能说则认为“存在或出现”由句子的构成成分甚至语境共同决定，即：只要句子在功能上表达出现、缺席、存在、不存在，即为合法。具体如何确定这些功能，K & T指出，语义上不表达存在或出现的非作格动词需与地点状语结合 [如 (4d)]，而及物动词需与表达地点的宾语共同出现才可接受 [如 (4b)]；但是，K & T所考察的内容多为比较边缘的句子，母语者的接受程度不一，也未能解释其功能性制约条件如何约束更为基本的there句子（如：There was a man being arrested.），同时，对非作格动词 [如 (4a) (4b)]、及物动词 [如 (4b)] 中逻辑主语后置的功能性限制也未做讨论（Nakajima, 2007）。

另外，作者强调，观察者视角有助于对there结构中“存在/出现”这一语义内容的解读，并指出，动词的进行体、动词的内在语义特征、副词（包括时间副词）甚至表达“缺席或不出现”的动词，都可以体现观察者视角，进而强化该结构的“存在/缺席/（不）出现”释义。也就是说，所谓观察者视角是由句子中具体的语段来决定的。既然观察者视角受到上述语段内容的影响，我们就很难判断是there结构中所体现的“存在/出现”语义呈现了观察者视角，还是观察者视角强化了该结构的“存在/出现”意义。对此，读者可参见Lakoff（1987）中构式语法思路下的相关研究，以扩展对该结构的认识。

第三章探讨way结构和非作格限制。非作格限制认为“只有非作格动词才可以出现在way结构中，非宾格动词则不能”（p. 68）。如，在（5a）中，dance是非作格动词，因此句子合法；而（5b）中，open是非宾格动词，因此不能出现在way结构中；同样，（5c）也不可接受。

（5）a. Mary danced her way through the park. (unergative)

- b. *The window opened its way into the room. (unaccusative)
- c. *She arrived her way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unaccusative)

在回顾了生成语法从格指派角度对way结构的分析后, K & T指出动词不能单独决定该结构是否可以接受。一方面, 非作格限制的解释力太强, 从而排除了所有的非宾格动词; 另一方面, 其解释力又太弱, 不能有效说明为何某些非作格动词不能在该结构中出现。如: (6a) 中, roll作为非宾格动词在句子中完全合法; 相反, (6b) 中的jump虽是非作格动词, 却不可接受; 但在(6c)中又是完全合法的句子。由此可见, 非作格限制并不能合理解释动词在way结构中的表现。

- (6) a. The barrel rolled its way down the valley. (unaccusative)
- b. *The kid jumped his way into the sandbox. (unergative)
- c. The kid jumped his way to the sandbox. (unergative)

K&T从交际功能角度考察了way结构中的介词短语、动词以及主语名词, 提出了该结构需要满足的功能/语义制约条件:

- (i) 结构需关涉在空间、时间或心理上(显著)的位移;
- (ii) 主语所指在上述位移所表示的幅度内逐渐移动;
- (iii) 以非常规的方式移动;
- (iv) 动词表达移动的方式。 (p. 84)

作者认为, 功能/语义制约条件能够合理地解决生成语法的问题, 同时也优于其他方案(如: Jackendoff, 1990; Goldberg, 1995)。具体来说, (5b) 不可接受, 不是因为open是非宾格动词, 而是因为, 尽管into the room表达了空间上的位移, 但是open自身不能表达移动的非常规方式, 因此违反功能/语义制约条件(iii); (5c) 中to the front of the line尽管表达位移, 但是动词arrive表达瞬时事件, 因此不能表达主语的(逐渐)移动, 而且动词也不能表达移动的方式, 因此违反(ii)和(iv); 对于非作格动

词jump在(6b)和(6c)中完全不同的表现,作者指出,关键在于介词to与into的区别。(6b)中的into意味着主语the kid瞬间跳入沙箱,不能表达“逐渐移动”,违反了功能/语义制约条件(ii);而(6c)中的to则表示the kid重复地跳跃着接近沙箱,满足(ii),因此可以接受。由此,作者试图说明,动词能否进入way结构,与非作格-非宾格对立无关,而是受制于该结构的功能和语义特征。

但问题是:K&T的功能/语义制约条件究竟是提出了该结构成立的必要条件,还是仅仅陈述了其部分的构式意义?比如条件(iii)和(iv)似乎将进入该结构的动词限定在“表达一种非常规的移动方式”,这种限制的确可以实现对动词的严格筛选;但是(i)和(ii)所表述的内容并不能从该结构中任何独立的部分推知。也就是说,(i)和(ii)似乎不能构成该结构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只是从构式的整体意义中自上而下推断而来。另外,对于(iv)而言,有些动词语义上并不能表达“移动”,比如“belch, shout, whistle”,但是进入该结构与one's way以及之后的介词短语相结合,可以产生位移的解读,因此也很难说“(iv)动词表达移动的方式”构成了该结构成立的必要条件(Nakajima, 2007)。通过上述对比,似乎构式语法的解释更为便利(Goldberg, 1995)。

另外,作者判定“非常规的移动方式”的标准前后并不一致,如:在讨论John belched his way out of the restaurant时作者明确指出,该句子表达非常规的位移,因为belch不是人们常规走出饭店的方式;因此可以说,动词belch承担了“非常规”的概念(p. 83)。然而,在讨论Joe walked his way to the store时,作者指出,此句不能表达非常规位移,因为walk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寻常的移动方式(p. 86)。这两句的对比说明:动词在非常规位移的解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解释为何Gandhi walked his way for his people以及The novice skier walked her way down the ski slope可以接受时,作者提出,上述两句表达非常规位移,因为通过across the country to win democracy可以判断Gandhi走遍全国(而赢得民主)是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而novice skier(在坡道上行走)是不同寻常的事情。因此,上述两句中非常规的解读分别来自于介词短语(across the country to win democracy)和主语(novice skier),与动词相关性不强。由讨论可

见,非同寻常的位移可以由主语、动词甚至介词短语隐含,不完全归结于动词。因此,条件(iv)似乎只是描述了way结构的一个特征,而不是规定了该结构成立的必要条件。

第四章考察同源宾语结构和非作格限制。同源宾语结构指的是不及物动词与其同源宾语共现的情况,如(7a)中的动词smiled与宾语smile。非作格限制认为“只有非作格动词才能出现在同源宾语结构中,非宾格动词则不能”(p. 107),由此将“非作格限制”当作非宾格-非作格动词的诊断句式。如,(7b)中sigh是非作格动词,因此可以出现在同源宾语结构;而(7c)中的非宾格动词break则不可。同时,也有研究认为同源宾语结构没有被动形态,如(7d)。

- (7) a. Malinda smiled her most enigmatic smile.
b. Bob sighed a weary sigh.
c. *The glass broke a crooked break.
d. *A sad laugh was laughed by Mary at the meeting.

遵循前两章的思路,K&T首先回顾了生成语法的分析,以动词die为例,指出了非作格-非宾格对立的矛盾。具体来说,有研究将die视为非作格动词,理由有二:①非宾格动词可构成被动形容词(adjectival passive),如wilted lettuce;而非作格动词则不能,如*a run man。动词die不能构成被动形容词(*a died person)(Levin & Rappaport, 1988)。②非作格动词可以出现在way结构中,非宾格动词则不可。die可以出现在way结构中(Marantz, 1992),因此,die是非作格动词。

另有研究将die视作非宾格动词,原因是:①非宾格动词可以用于there结构,非作格动词不可;而die可用于there结构。②非作格动词可以构成施动名词(agent nominal),如player,非宾格动词则不能;die不能构成施动名词(*dier),因此是非宾格动词(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88)。

就此,die的性质仍无定论。作者前文也已证明,there和way结构都不能当作非宾格-非作格对立的诊断句式,因而,上述关于die的结论并不可靠。即使die兼具非作格和非宾格两种性质,也无法解

释,为什么作为非宾格动词, die不能出现于被动形容词;而作为非作格动词,也不能构成施动名词。据此, K & T指出,同源宾语结构也不能作为非宾格-非作格动词的诊断句式。非宾格动词也可以出现在同源宾语结构中 [如 (8a) (8b)],而同源宾语结构也可以有被动形态 [如 (8c) (8d)]。

- (8) a. The tree grew a century's growth within only ten years.
b. The stock market dropped its largest drop in three years today.
c. That precise scream was screamed by the murder victim.
d. Pictures were taken, laughs were laughed, food was eaten.

针对上述现象,作者首先考察动词和同源宾语的关系,发现,该结构中不及物动词共现的不一定是同源宾语,如 (9a) (9b) 中, what和slumber 并不是smile和sleep的同源宾语,但句子同样合法。因此,真正决定该结构合法与否的是动词与宾语的语义关系。

- (9) a. He smiled what I thought was a cynical smile.
b. He slept a fitful slumber.
c. *Mary laughed a sad smile at the meeting.
d. *He smiled a silly smile.

那么动词和同源宾语处于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句子才合法呢? K & T发现,同源宾语所表达的内容需是不及物动词所表达动作的结果。同时,同源宾语一般带有修饰语,以保证其所表达的状态或事件是动词动作所带来的结果的子集。如, (9b) 中,虽然slumber并不是sleep的同源宾语,但是slumber却表达了sleep的一种结果,因此句子合法;然而, (9c) 中laugh在语义上伴有声音,而smile却没有这样的语义内容,因此不能作为laugh的结果,句子不可接受。同样, (9d) 中, smile暗示着愉悦或友好,而silly smile则没有这种含义,因此句子的可接受性不强。

之后,作者考察了动词的语义内容,发现动词需表达动作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方可用于同源宾语结构。如 (7c) 中, break表达的是

动作的结果，而不是过程上的延续，因此句子不可接受。

另外，同源宾语结构的使用需要满足语言使用的惯例或语境条件，如，（10a）接受性不强，因为没有类似的言语惯例或充分的语境使用同源宾语结构；相反，（10b）可以接受，因为根据上下文，说话者之所以强调苹果下落的状况，是为了说明苹果损坏得并不严重。因此，同源宾语的使用语境充分。同样，（8b）可以接受，是因为按照惯例，人们谈到股市就会关注其涨跌及相应结果。

（10）a. ? ? The apple fell a short fall.

b. The apples fell just a short fall to the lower deck, and so were not too badly bruised.

对于同源宾语被动句，作者认为，（7d）和（8c）（8d）的区别在于信息结构。信息结构原则要求句子按照旧-新信息的顺序排列，因此，位于句首的应为旧信息，句尾是新信息。但是（7d）中的主语是无定名词短语，属于新信息，不符合信息结构原则；而（8c）的主语为有定名词，是旧信息，符合信息原则。（8d）中虽然主语是无定名词，但作者认为，该句的逻辑主语前文已经出现，此处虽被省略，但仍可以作为默认的旧信息，因此句子表达的实为默认主语的动作，就此而言，（8d）构成新信息，句子可以接受。问题是，与此前的同源宾语结构相比，被动结构中的同源宾语并没有修饰语，因此不能保证其所表达的事件是动词动作结果的子集。对此，K & T认为同源宾语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被动，因为没有同源宾语，就无法对此类句子进行被动化表达（They laughed.）。针对上述研究，作者从语义、功能和语用的角度，提出同源宾语结构的功能性制约条件：

A. 在同源宾语结构中：

- i. 不及物动词需表达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的活动或事件；
- ii. 宾语名词短语需表达某种状态或事件，该状态或事件需是上述活动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状态或事件的子集。

例外：“die a ... death” 例外，因为它与其他同源宾语结构的